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龔處士墓誌銘

余昔視學於浙故今家居而浙之士人往往有過余山中者過則咸稱龔嘉興之爲政逵追武城單父余離索已久初未識嘉興前年夏嘉興以父憂歸讀禮及祥訪余山中余與之談論日夕見其窮探極討不爲世俗之學至論說古今治忽興衰之際上下千百年若身親歷之而一一可指數也余謂嘉興之政葢有本哉而稽其所自則厥考友軒君寔有以成之也

去冬乃復詣余再拜稽顙出其所自狀友軒君行實屬余銘其墓且謂其母徐孺人先卒葬未有銘乞併書之石余固樂道人善而又與嘉典傾蓋之知不啻故舊誼不容辭遂按狀書之君名雩字時瑞友軒其別號也龔之先世居常州武進之新塘元季有名華甫者饒於貲避亂僑居震澤之升山洪武初徙無錫邑城之南塘生子德賢家益振家之左有陽春橋以兵廢乃建爲石梁跨塘東西以便往來故人稱跨塘橋龔氏爲邑著姓德賢生思義思義生文廸文廸生懲娶葉生君君之生值父蚤世家日落捐南塘舊產

將徙之鄉時方童年伯父懋謂君謹愼可托以服賈君佐佑之不四五年息倍千金伯喜乃爲君擇配得徐孺人遂委禽焉徐故邑之望族孺人夙閑女教及笄歸君恪盡婦道族戚長幼咸宜之伯益喜於是家政悉總於君之夫婦君事其伯如事其父而又每暮至家省母不以寒暑風雨有間既伯疾亟時治命諭其諸子析橋左室以居君謂固君之所營造也及歿諸子億君有私藏乃違治命君竟讓之空乏無可爲計適江右大賈朱姓者將歸舉千金貲託君君辭之朱曰以君信義非負人者故特相託竟委以去君得

此經畫懋遷酌時權變生息日益朱賈既獲厚利而君之家亦因以裕君倜儻好義重然諾輕財好施急人之難而諸所嫌怨一不留畜凡非所有雖至於其前不取而人或攘其所有者則曲爲原恕弗校也諸如此類里人種種能稱述之平居以少孤廢學必欲教子屬意於勉遣從名士游而徐孺人又克相之勉竟以進士起家爲時賢令而問學嚮用方興未艾是君之夫婦不惟昌後亢宗而行且大有裨於世道矣豈直昔人所稱雞鳴昧旦之賢而已哉君恬於嗜好暇則唯以吟奕自適尤注意明心寶鑑摘其格言輒

書于壁嘗自吟有身心內外無他事唯聽幽禽鳴樹間之句即此而君之意況可想矣謂非有所自得而隱於賈者邪嘉興嘗迎養君於官廨晨夕以做好人行好事爲訓既而病痺思歸逾月而卒隆慶庚午四月廿二日也距其生爲弘治癸丑二月廿一日年七十有八徐孺人先君九年卒卒之日爲嘉靖辛酉十月廿六日距其生爲弘治壬子七月十日年七十子男四長助次某次某次即勉舉隆慶戊辰進士初任嘉興令女一孫男六女三昏嫁皆士族詳具狀中玆嘉興謀諸其兄助卜隆慶壬申閏二月十六日奉君

之柩塟於吳王墖祖塋之右啓徐孺人兆合焉嗚呼
穀則同室死則同穴有子顯揚永貽令聞可謂無憾
爾矣銘曰於惟龔君鑛金璞玉質任自然不鎔不琢
幹蠱克家刑于式穀維天與善以綏後祿有鬱斯丘
靈秀鍾毓封章旋錫光賁川谷勒茲貞珉永爲世告

蔡簡齋墓誌銘

趙州蔡君卒于松江里第其子懋昭同知懷慶聞訃
奔歸衰絰詣余稽顙涕洟出所自爲狀請銘君墓懷
慶嘗問學于余夙知其敦行務實而政事文章達出
人上蓋得君庭訓寔多也茲於君之銘又奚敢辭君

諱纁字文卿別號簡齋松江上海人也按狀蔡之先譜逸無徵洪武初有諱士伺者仕爲考功郎中以言事謫兩淮提舉調杭州通判素性鯁直與御史相訐奏卒于刑部獄中其子仲啓求遺骸瘞於上海之周浦塘遂占籍焉仲啓生子二長曰埧無嗣次曰篪生義義生翔爲縣學生以文行名于時學者稱爲靜軒先生君之父也娶沈生子三長曰紳貢爲曾山教授次即君次曰緯君自幼好靜讀書藝文日誦千言弱冠補縣學生以博學知名昔王儉目陸澄爲兩脚書厨人亦以是稱君然恂恂自持淡於世味君子又

謂君爲太古之民也辨義利重廉耻雖細行必矜尤篤於孝友教授君嘗患危疾君奔走醫藥旦夕焚香籲天衣不解帶者踰月君累試于鄉不第達觀曠視恬無愠色平生樂於從善懲忿不啻急人之難若痌瘝在身不避利害而力救之嘉靖丁未貢于禮部庚戌授山東臨淄縣學訓導日與諸生講究經史陳說理道貧生歲時餽遺一介不取更周給之縣故無誌尋爲修輯士人咸稱得師再踰年屢聞子婦之喪遂浩然而歸重以上官慰留弗從也隆慶戊辰懷慶時爲趙州知州以治行聞君遂獲封典如其官明年君

疾作懷慶聞之遂棄趙州而歸歸逾年而薦書屢
起爲湖廣桂陽知州懇辭侍養而君以殊恩異數必
欲子之役出不得已捧檄登途未至桂陽尋陞懷慶
同知君方以報國勉懷慶而疾役作矣辛未十二月
二十二日卒距其生爲弘治乙卯十月十八日享年
七十有七配徐氏贈宜人宜人初歸君時君值家落
傳經館穀于外宜人内課諸子讀書外率家人婦植
桑麻樹豆菽以供衣食事舅姑和妯娌恤婢僕治家
睦鄰米鹽細瑣罔不經理而君得以專意問學迄無
内顧之憂者皆宜人之爲之也與君相敬如賓先君

三十年卒而君每思之誓不再娶嗚呼此亦可以觀
君夫婦之間矣宜人卒於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九
日距其生爲弘治甲寅十二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有
九子男四長卽懋昭中嘉靖庚子應天鄉試今任懷
慶府同知次懋光府學生次懋弘縣學生次懋和孫
男四有聲府學生有慶有孚有爲有端孫女八嫁聘
皆士族詳具狀中懋昭等卜於壬申年閏二月十六
日壬申奉君柩𦵏於郁涇祖塋之右啓徐宜人之兆
合焉嗚呼君雖位不稱德宜人雖不及偕老竟獲並
膺封誥褒嘉顯揚令始令終可謂無憾爾矣銘曰昔

人有言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於
維蔡氏奕世稱賢寔君夫婦啓後承先宸章申錫有
命自天爲龍爲光永賁斯阡

李荆州墓誌銘

余少爲郡學諸生時御史以提學至者先後皆一時
名公歲一巡歷考校品第不爽吾常郡縣兩學生幾
及千數每考優列見稱許者僅僅數人而縣學洛川
李君必預焉自是文譽日起聲稱籍籍在羣衆中咸
謂旦夕取高第而君亦自負當不在諸名士後也嘗
與余同試于鄉余以屢挫自疑君語余曰勿餒行將

一日千里矣既余以選貢入太學果獲連遇于主司君乃益自信尋亦選貢提學御史刻君文以式各學而君在太學益有名乃再試于兩京不第將謁選部余曰以君素畜姑待之君曰此吾之初説也今大不然矣科第果可以學問文章得之乎則蘇洵孫明復當在馮京宋庠之先矣是遇不遇之間蓋有數在也吾聞之一命之士於人有濟斯亦可以無負吾殆選矣而勿吾沮焉余甚壯君之言謂有大人之志而非世俗之見也及君選爲韶州推官明刑弼教吏畏民懷而方岳部使無不稱允秋崖朱中丞統静峯張

中丞岳二人皆近世名公先後督撫其地君皆受知
政必推委再遷判荊州而名實施於上下一如在韶
州時果不負君所自許也既而乞歸雖士民固留不
從家居數年觴詠自適起居以時俯仰無累而恒自
以為過分若君者蓋真達於消息盈虛之理而昔人
所謂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者君又超然於其上矣回
視臨軒賜第紆金橫玉而身集百詬者相去何如哉
茲君壽終塟有期矣君之子備持凝菴唐進士狀衰
經詣余山中請誌君墓石以圖不朽余固知君者因
次君之歷履而按狀書之君名奄字絜之浴川其別

號也常州武進人世居震澤之馬跡山其先值元末之亂譜逸無徵洪武初有名富九者君六世祖也生彥亨彥亨生顒仕爲松陽令顒生子四澄泉濬溥濬仕至湖廣左布政澄生璠初娶孟繼娶秦生子三長昺次爵爵舉正德庚午應天鄉試署湖廣澧州學正遷河南確山知縣皆孟出次君秦出君生九年而喪父與母秦煢煢相依提舉陳君瓊見君奇之乃以女女焉君自少嗜學甘貧厲志值布政公季子無嗣族人咸謂君當入繼君泣不允人或謂君君曰吾豈不欲享成業以免衣食之累哉第念吾母守孤至長顧

忍舍之以為人後乎族人竟不忍强此君於貧弱時
盖已灼然於恩義輕重之間而加於人一等矣玆雖
一節而平生之去就取舍不可以例觀耶君生於弘
治乙卯九月十九日卒於隆慶庚午四月十七日享
年七十有六配陳氏即提舉公女子男一即備縣學
生娶恩授訓導須廷仕女女一適太學生周正子之
美孫男二同育娶舉人唐大卿女同慶聘府學生馬
懋春女孫女四一受舉人唐九思子際明聘一受縣
學生王業子丕緒聘餘未聘曾孫女一亦未聘君卒
之又明年壬申九月十九日壬寅備奉君柩葬於馬

跡山東村灣之新阡嗚呼君之立心行已服官居鄉種種可述具在狀中余特誌其大凡而繫之以銘銘曰嗚呼君之可銘者多矣其將何以爲君銘哉余嘗因君而有感於近時科第之偏重得人之途日隘也追惟洪武肇基網羅豪傑三年至五年每歲皆開科取士六年以後姑罷之謂其不足以盡得人也後雖復設而歲貢鄉舉里選之制恒參用之故百餘年間以儒士選授者屢操禮闈之文衡以胥史倔起者輒居部堂之卿佐惟其人不限其方用其長不拘其格所以得人爲最多致治爲獨盛也使君當其時其名

位可量哉今乃專專於科第間一不預焉雖負覇王之畧人將艮視之矣此寔君之幽懷隱衷而余嘗爲世道不平者也君有此情君不自鳴今玆墓石我爲君銘若復不書孰慰幽冥唯玆勒石永貽令名嗚呼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有經世用人之責其尚鑒往昔以爲法程

胡母莊孺人墓誌銘

胡母莊孺人故山東叅政鶴溪莊公禪之季女也年及笄歸於錦衣衛冠帶舍人一山胡君懌胡與莊皆常州武進望族胡之先宋有文恭公宿歷官尚書右

丞正色立朝雖包孝肅公亦嚴憚之子宗炎直龍圖
閣從子宗愈交脩並尚書學士曾孫唐老爲殿中侍
御史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奕世趾美克紹文恭之傳
迨我華除庚辰其裔孫忠安公溁舉進士積官太保
尚書敭歷五朝雖風流遜於前人而榮寵則過盛矣
迨正靖間光祿丞順廷尉評統貴不期驕富不期侈
而甲第輿馬聲樂服御率揮霍閭里莫之與京孺人
之歸正值其時語夫子二山君曰不論先世文恭公
之家規即如忠安公亦不如是也乃遂徹減華飾崇
尚儉朴且謂賜第繁囂築圃於城隈因徙居焉夫婦

以清約自守慕雞鳴昧旦之風至於家廟之歲時祭享舅姑之朝夕奉養夫子之親賢友善則躬視中饋必致洗腆先遭舅喪致哀服勞贊助以終襄事姑卻安人性嚴年既高尤更責備孺人左右起居爲諸婦先獨得其歡心及處妯娌則又雍睦無間言既而一山君以痼疾不起孺人年方四十餘哀毀幾不能生幸諸子營窆如禮遂自稱未亡人志在廬墓而不欲有其名乃攜幼子鉠同居墓側別墅以便展省督婢僕耕織以給衣食曰倘旦暮死則同穴矣迨鉠殤諸子固請歸養乃屏居一室績紡如故而潛復悲思恒

切未亡之念時兩女雖嫁三子猶未娶孺人煢煢寡居莫爲幹蠱不得已命長子鈞輟學以支門戶仲子鉦穎敏不凡遂屬意問學時時語之曰汝先世文恭公之德政文章忠安公之功名富貴最後光祿廷評公之豪華任俠皆光顯門閭者也汝將誰適乎聞鄉居有薛先生者汝往師之當知所決擇矣鉦由是從余游績學好問敦行藝文譽望日起泝忠安以上追文恭當必有待而人品之次第則固其胷中所素定也君子謂胡氏其有後哉寔孺人之教之也錦衣勳廕嗣職久缺族人以次屬鉦孺人曰武官雖榮武弁

耳吾子當策名賢科以繼世業乃止是耶遂寢季子銧例授冠帶孺人曰既受官牒必從公府任使而以名公鉅卿之子弟顧為厮役吏耶吾不願而為也亦竟沮之嗚呼若孺人者雖古之賢淑亦何過哉獨以君子不及偕老而代之有終勞勤悲傷竟嬰熱疾隆慶辛未七月三日疾劇而卒距其生弘治己未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卒之明年壬申十一月二十日鈞等扶柩塟于薛舍村新阡合一山君兆子男三長即鈞娶宜興萬氏繼娶孫氏次即鉦今更名公瑜府學生娶宜興沈氏次即銧側室李出娶丘氏女

三長適常德府經歷無錫華元望次適太學生無錫
王望道次亦李出適贅士宜興王與臺孫男女十九
人曾孫男女三人婚聘皆士族詳具傲弦徐進士常
吉狀見巖王太學望道所敘行實中見巖以孺人之
婿知內行最悉余及傲弦與孺人之仲子有師友之
誼而次兒近洙又仲子之婿通家之知素矣余於墓
前之誌其何敢辭遂按狀書其大者而繫之以銘銘
曰於維胡莊懿德芬芳追先啓後曰唯義方相夫教
子淑慎否臧行不踰閾徽音孔光言念君子時切悼
亡青春白首永矢不忘三十餘年竟爾合璧同此幽

堂維天佑賢後必永昌佳城鬱鬱行錫龍章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四

論

養心

或有問於薛子曰心可養乎曰可曰曷為要曰孟子所謂莫善於寡欲者是也曰饑之欲食寒之欲衣皆欲之不容自已者也可以盡寡乎哉曰是欲之正也得其正焉於心無累也食必甘吉衣必文繡斯欲為心害矣是故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順應而無情不可不謂之寡欲也苟稍縱焉是登壟踰墻之濫觴也心之蟊賊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以君

子貴愼幾也愼其幾則心即體而欲即用矣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以欲爲累心而必至於枵腹褫衣滅倫絕類然後曰吾寡欲矣非惟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且活潑之幾已窒而生理幾於滅息非直養而無害之道也將賢知者或求之過高而中人以下不免阻於難而暴棄君子之中庸曾若是乎哉故孟子不曰無欲而曰寡欲其詞緩其指微矣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宋儒之說非歟曰是爲多欲者言之也夫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孟子之寡欲亦即所謂無欲也養心之要斯其至矣

會道

夫學以學道也今之學者日衆而聞道者日鮮何也以其不能會道而名言累之也道會則名言亡名言亡斯近道矣夫名與言抑何始乎聖人始之也聖人將以名言啓天下而卒至于累天下非聖人之過也不善學者失其名言之意也葢斯道冲漠無朕渾淪磅礴本不可以名言者也聖人以夫人雖同具乎斯道而聰明滞於氣知覺遷於物將不能會通神明而斯道日見其茫昧也於是不得已而命之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曰命曰性曰情曰才曰中曰誠曰敬

曰信而其爲學之方則曰執中曰制心曰建極曰進德居業曰致知格物曰戒懼愼獨曰存心養性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其好爲支辭蔓說以嘵嘵於天下哉葢將示人以入道之門而欲其因名以識義得意而忘言也至當歸一會何異同之有哉柰何學者專內而遺外逐人而失已執着於名言支離其辭說而過爲分析以求之不知名有四德四端而其實非四也名有命性情才中誠敬信而其實無爾殊也會而通之三才之道一也堯舜以來賢聖繼作雖其立言不同而旨則無二猶之木焉根幹華實皆此木也猶

之水焉淵渟川逝皆此水也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言也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言之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哉學者要須自得

審異

異學者吾儒之所深排也而其學卒行於天下而至今不廢者何也以其徒猶足以守其師之說而爲吾儒之學者反自叛焉也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當其時莊列楊墨之徒未興佛氏未入中國雖有老

子固夫子所嘗問禮者其所謂異端豈專若人也哉蓋謂名爲吾儒之學而實則叛吾道者也名同而實不同也其斯以爲異也故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鄉原德之賊也夫謂色厲云者則其名必非自外於吾儒者也乃若鄉原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闒然媚於世其託於吾儒也必矣仲尼以其外是而中非似德而非德故惡之若是之嚴而其所謂異端者蓋此類也至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其所自爲者則務

知言養氣之實學竭明善誠身之實功眞足以繼往聖開來學而二家之言不能爲吾道抗矣迨孟氏沒而佛老之學旋興自漢而唐而宋其說愈熾其始也雖有一二儒者闢之不遺餘力然抗衡爭長莫之消息其終也吾儒之徒或不免粗率而歸之矣是豈儒者之道反出其下哉蓋二氏之徒雖偏於虛無寂滅而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勢利聲華不一嬰其念世儒託迹聖門高談性命顧不免多欲之累利害之私高者爲鄉原卑者爲穿窬方爲吾道病而顧嚚嚚然詆佛老爲異端不知已之自爲異端而又其下焉者

矣何以折其心而使之屈服乎此高明之士所以多溺於二氏之學固其見吾道之不眞而亦其憤世嫉邪之過激也

尚實

子言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非稱許之稱乃實稱其名之稱也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世儒之說異焉乃謂名者治世修身之具於是好名者益肆其侈心而凡可以盜名者無弗爲矣是故子夏疑於西河之聖同列罪之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曰不可夫卜有之在孔門雖號稱高第弟子其造詣尚

難與顏曾並列顧名以聖名而參則與曾回則如愚未嘗以賢知先人然而卒傳聖人之道者則唯回與參也豈直回與參哉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居魯而人指之曰東家丘入廟而人謂之鄹人之子孟子之賢去孔子僅一間者也魯之嬖人譏其昧乎禮義及門之徒不許其有管晏之功是大聖大賢其為人所鄙者亦甚矣蓋闇然聖修之學無事表暴坦然中庸之道不立奇異故人莫得而窺其際也世降俗末聖學失傳緣飾名流詭道取勝至於東漢極矣李膺范滂陳蕃郭泰之徒固亦好修之士其於聖賢之

學則繫乎其未之有聞也乃高自標致各務誇詡於是庸流俗輩假其譽望用為依倚以恣奸佞及門為龍御車而喜折巾則效望塵則趨自有道者觀之方汗顏泚顙之不暇而彼顧相率為之悖悖自得其意蓋謂名之所在利必隨之卒至釀成黨錮玉石俱焚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曾何益哉東漢覆轍昭然可鑒而南宋諸人乃復蹈之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無以厭服羣心遂滋多口黨碑學禁相襲俱作始於庸徒沿及善類而宋祚亦因之以促矣此皆不尚實而尚名而末流之禍遂淪胥而莫能障

也夫是以知微生高之直名陳仲子之廉名孔孟所以斥之而不少假借者蓋尚實而防其漸也

原經

聖人之於天下甚無樂乎其有言也無樂乎其有言而不能以無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嘵嘵然以鳴于天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其視斯世斯人眞有不能一日安者於是乎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垂後世甚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

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也譬諸辨藥制方雖金石草木蟲魚之異品酸辛鹹苦甘滑之異味土產風氣時序之異宜溫涼寒熱緩急之異用攻熨宣補滌節之異施凡以驅其傷感察其標本以全其生質而已非於生之外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氣而疾疹不作則方藥可無設也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於乎是可以知聖人作經之意也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夫何聖人作經以生人

而夫人則任末而棄本各出意見競為訓詁文辭費說眩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交毀而彼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為所蔽以經求經而不以吾之心求經也求經於經而不求其理於吾心也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為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之真也其害可勝言哉若夫假經術以文奸而緣飾聖賢以自便其私此則背逆方書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論也

折衷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爲流通者也雖其寄於人者有明有晦有絶有續而道固未甞不在也何也天生烝民厥賦惟均而吾人本然之心固自與聖人同也人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然其大原則出於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人能會之以心則聖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而在我者矣昔者仲尼慨道之不行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庶其不行於天下者猶可以明諸

人心也夫何没世之後異學朋興妄意著述不可指數於是莊周寓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而荀卿著書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蓋其倡狂浮游紛紜顛倒飾虛鼓衆恣無忌憚固敢於侮聖賢而不恤矣迨李斯事秦則又焚滅聖經大變先王之法其所以病斯道而爲天下禍者蓋又不啻於莊荀而已也蘇子瞻謂李斯之亂天下寔荀卿有以激之蓋斯嘗事卿見其高談異論歷詆天下之賢人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故斯遂信以爲然縱其惡而不自知也是誠探本之論矣至謂莊周詆訾孔子

乃陽擠而陰助之則豈其然哉乃若楊雄作法言王通著中說蓋竊附論語而知所向慕者也及觀班固述或者之論比雄於吳楚之僭王而晁以道則謂通模擬寖竊深可怪笑似皆無足取者然溫公則曰子雲眞大儒者明道則曰文中子極有格言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二子之潛心篤志要亦未可盡非也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倉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

相授受而註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熄矣至宋鄭樵乃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絶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益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漢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頴達之說也三文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宫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賢之意耳豈得盡如

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虫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奧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天機相為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不溺於先入之說不徹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於衆言之淆亂哉

息遊

嘗觀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勢作威結交強

世謂之遊俠飾辨設詐馳逐要時謂之遊說假仁投好連類要譽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嗚呼由悅之言觀今之世所謂三遊者盍合而爲一而其所以生亂者殆又甚焉竊章甫之服竊詩書之緒假聖賢之言設儒墨之辨毁譽不覺其亂眞是非若出於公道阿諛權貴而託之於不矯依附名流而謂之日同儕公卿容之謂其能生謗也士庶畏之謂其能作禍也憸邪愛之謂其能虛美也惡少結之謂其能庇惡也唯是出入於縉紳揚揚於里巷隨在而皆宜無往而不利不憚一命而握進退黜陟之權不操尺

牘而執賞罰功罪之柄不待諸侯之招而道路交錯不事四民之業而貨賂充盈蠱惑人心敗壞世道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將立法度以禁之而閃倏潛形非法度之所能禁也將正紀綱以維之而狡滑無狀非紀綱之所能維也果何道以息之哉夫易之載鬼遇雨則亡詩之青蠅遇明則止士君子苟能各虛其心疑忌不作而公聽並觀務相與以有成則流言不信而此類無可投之間固不必逆詰四裔而遊者將自息矣其於風化豈小補哉

達常

帝王致天下之治也唯其道焉而其行天下之道也唯其時焉治匪其道則渙而無紀道匪其時則泥而不通時以從道道以濟時夫然後順其常而天下相安通其變而天下不倦而治化之成也有莫知其然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事業一本於道而變通也者夫固所以趨時也昔者五帝之時敦朴未散而純於道化三王之時風氣漸開而參以法制道化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五帝相承莫之改易也法制有作

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是以三王相代有所損益也夏尚忠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質故殷尚質質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尚文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是三王之所尚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葢扶衰救敝各隨其時也然舉其名則殊制究其極則同歸正猶水火之相形共濟於日用也寒暑之相代共成乎歲功也故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其亦有見哉迨漢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皆餘分閏位之後壞法亂制之餘宜若一無可因者然易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縣自漢以來固因夫秦也爲

明經詞賦之科改鄉舉里選之法自唐以來固因夫隋也變什一之征爲兩稅之限自宋以來固因夫五代也是豈秦隋五代顧能建不易之法而漢唐宋開創之君臣反出其下而循其舊哉益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而情之所便勢之所趨固有不可以人廢者也何也欲廢阡陌爲井田則疆界混淆而難爲理矣欲廢科目爲選舉則矯飾百出而難爲辨矣欲廢兩稅爲什一則田不井授而難爲賦矣豈惟爾哉結繩固不可行於書契之既作也儷皮固不可行於六禮之既修也蕢桴固不可行於金石之既設也毳毛固不

可行於衣裳之既制也汙尊固不可行於范金之既合也席地固不可行於几杖之既陳也不然則三王之世豈不欲一循五帝之跡而周繼商商繼夏又何樂於損益爲哉此仲尼所以不欲生今反古而孟軻氏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唐宋之君臣因陋就簡雖其見不至此而其於前數者之法則固不當謂其爲五帝三王之所行者而盡復之也亦不當謂其爲秦隋五代之所行者而盡廢之也唯當因其所遇之時所乘之勢據其道而斟酌之要不失乎先王致治之初意而已曾子固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

亦異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豈其惑哉程正叔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於乎觀於二公之言而常道可達矣

識勢

天下之勢不能以常均則必至於偏有所重偏有所重而不早爲之所則其勢遂成而難反故周子曰識

其重而亟反之非灼見理道而極深研幾者不足以與於此也何者勢之來也漸而莫覺雖離朱之明莫能見也既而成也大而難圖雖賁育之力莫能支也是故勢重於宮闈則有呂武之變勢重於宦豎則有訓注之變勢重於侯王則有吳楚之變勢重於宰輔則有莽操之變勢重於近習則有安史之變勢重於邊疆則有藩鎮之變向使圖之早而反之亟則潛消於將萌而其勢不至於極重奚致宗社震驚幾於敗物生民塗炭將無孑遺而破壞傷殘若斯之甚也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由蘖方萌將尋斧戈言圖當

早也又曰勿謂胡傷其禍將長勿謂胡害其禍將大言反當亟也雖然此猶以勢之顯著而易見者言之也縉紳先生文學博士炫奇鼓衆立異聚交以要聲譽於天下宜若於世無所損益也然人情作僞附麗取資若藤蘿之延施瓜蔓之纏綿不至於釀成大患其勢不容於自已也黨錮興而漢社屋玄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猥勝而其究乃至於怨惡騰沸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較諸前數者之足以速禍取亡其勢爲尤烈

而人顧莫之省者何也以其不秉國非當路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此尤識勢者之所當三復也

任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是政之存亡係於人不係於政又自可見也且其所謂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綱凡巨細可考而知非若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謂之息也盖無其人則具在方策者不過爲往事陳蹟固不能推而達之天下也縱能循其途轍而時俗異尚風氣

宜必不能化裁推遷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無
敝也苟得其人則雖不必事事牵合然以是心而行
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跡而因革損益天下之政粲
然畢舉矣是故洪荒之世結繩可以爲治初何有於
法哉然而天下怡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者以聖人之
迭興也唐虞之世任羲和而曆象治任禹益而水土
平稷教稼穡契明人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垂作共
工龍作納言豈嘗先立爲一定之法而使之據守哉
蓋皆各運其心思而達之治理卒之庶績咸熙而萬
邦從乂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備

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爲之則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人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敝也況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爲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其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五

論

高帝

夫儒者之道大矣大配乎天地小入乎細微明並乎日月幽贊乎鬼神而河嶽之流峙民物之阜安者皆吾儒者之道爲之也高帝固不學之主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則固未嘗泯也何至於儒者而有嫚罵溺冠之事也此必非有人心者而後可也然觀其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而曠古盛典帝寔始之至魯城下而聞絃誦之聲則不忍加兵見四皓之衣冠則割戚姬

如意之愛是其天德秉彝之良而崇儒重道之一念固不因馬上之習而盡澌滅之也嫚罵溺冠何至若此之甚也噫帝蓋英雄豪傑之資也其於當世所謂儒者必有以窺見其微也蓋自孔孟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一時之求富貴利達者罔非乞墦登壠之徒以至於秦之季世極矣是其所謂儒者道德不必論也必其一無所得漫無所知而罔益於事功成敗之數者也不過竊儒之虛名冐儒之衣冠以自異於當世而求寵庸者也是故無以感動帝心而自貽其辱也豈獨高帝之罪也哉不然則智術如蕭張文

學如隨陸亦儒之近似者耳而帝猶用之各當其才惟恐其不為所左右也況進於此者而忍辱待之乎吾知其必不然也世之論者據其迹而不原其故乃遂議之曰高帝不好儒術而嫚罵溺冠之主也誠如是也則酈褻之辱何異坑焚之慘而帝亦亡秦之續也不仁甚矣其能五載而成帝業耶故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或者曰昔人有言致士自隗始其人雖非儒者夫既儒其衣冠則亦宜尊禮之以徽來者不然猶當為名器惜也何為待之若斯之甚也噫翁受敷施顧名思義帝固非其人也吾固不以是而

厚望之也吾獨惜夫帝猶有崇儒之良心而當世無真儒以爲之用也

文帝

余少讀賈誼傳及誼所著新書見其陳說治理具儀法識要與崇言竑議諸可見之施行而文帝謙讓未遑未嘗不謂帝之志識淺陋不能脫徙流俗而坐失機會遂至賢者不獲自盡而無以爲文飾太平之具嘗者賈誼論以惜之及反覆遷固帝紀而統觀漢之國勢則又嘆曰嗟乎帝之意深矣漢興至文帝時僅二十餘年兵革甫息創殘未起中經惠帝昏弱呂后

權國家多難民物殷憂譬諸人之一身雖膚革充盈而神氣未固若不事服食而遽以筋力爲禮斯不仆矣帝唯有見於此是故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與禮樂雖心知其然而不即措之政令頒布天下者蓋誠以爲天下乂安則教化可興而人心和洽將禮義自著苟爲之無本行之無序游心廣大改革張皇未免擾天下以飾一時之觀聽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而人亦將有弗信弗從者矣又安用此爲哉吾惟與民休息而志慮專一精力不分則天下之疲瘵其有瘳而詛之所隙者以次而舉亦未晚也此則

帝之意也史稱其議振貸省繇費開籍田賜民租勸樹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將軍陳武議伐南越朝鮮則曰朕念不到此匈奴侵暴邊境則曰結和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凡若此者無非所以惠養天下也是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其於古帝王雖未敢妄議亦庶幾乎食哉唯時政在養民之意矣及觀其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誼之所言後皆遵用惜乎誼之早卒也誼不卒則絳灌東陽馮敬之屬恐終不得而忌之而任以公卿帝

必將遂其初意也惜乎誼之蚤卒也嗚呼若帝者可謂識先後緩急之宜者矣

武帝

夫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不得已而用則王得已而不已則亡不得已而已則弱弱則害害則削則雖未至於遽亡而亡之形已見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良有見也武帝之用兵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其不得已而用者乎吾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脅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

又侵上郡入蕭關殺都尉候騎至雍甘泉當時歲致
金繒動捐子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
新去湯火物力未豐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
爲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
强而匈奴又數犯邊境今日入上谷明日冦鴈門今
日殺郡守明日殺都尉而一歲之中烽火殺掠之警
無日無之于時猶不大張國威以興問罪之師則日
示之弱而豺狼無厭之求必且重貽他日之禍矣此
正夷夏盛衰消長之機漢家安危倚伏之會也帝於
是制詔公卿博議命將一時衛青霍去病李廣公孫

賀之屬用之各當其才征伐四出所向成功自是匈奴遠遁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以致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中國之威日壯雖以成哀之世單于烏孫猶且稽顙來朝延至光武初立尚閉關以謝西域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之舉栢梁承露之作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之窮兵黷武而以秦皇漢武並稱亦過矣誠使其用兵果不當於人心而窮黷如秦則雖有輪臺之悔秋風之悲寧能免哉噫此吾於宋真宗澶淵之役恨其不能一決遂致後嗣之播遷而梯山航海此實為之

濫觴也

宣帝

人君之於天下當虛心以爲之而已無與焉斯得矣夫人惟有己則心弗虛心弗虛則蓄疑逆防而撫世酬物遂失吾順應之公曰延月蔓積微成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固夫人皆然而人君爲尤甚以其所制者大所握者重也吾觀漢之宣帝史稱其厲精圖治綜核名實蓋志於中興者也而霍氏之不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令人環顧自危周章沮喪而漢之元氣寔因帝以索其所爲慘刻何至若此之甚哉

始於心之飛虛也葢帝長於民間少經危難一旦受璽纂圖爲天下君而目擊昌邑之廢立躬被大臣之威權幽懷隱衷有不能一日釋然者觀其褒賞霍光贊揚功德幾不容口益封食戸金錢繒帛奴婢輿馬甲第傒擬王者族屬子壻咸極顯榮而帝且歛容虛已諸事皆先關白此其情何情哉春秋謂鄭莊公之於叔段如二君然然亦未至於此則其所以族光者葢不待張敞之疏徐福之書而可知也矧趙葢韓楊皆以功名顯一時威望懾權貴而廣漢延壽則又光所汲引者讒言一入而身受極刑無怪也何也帝之

意以爲天子廢置出自臣下則威福下移將不知其所終矣惟殺戮一行則人知自保而作威作福惟上專之不知善人天地之紀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縱不能愛惜亦宜罰當其罪詎可先意以逆之而過爲虔劉之慘耶霍氏專權剪之似不爲過而養惡滋蔓待其自斃帝寔有以致之其諸廣漢諸人不惟當時吏民之稱寃代死者動以千數而百世之下讀漢史者猶爲之扼腕哀平短祚議者之言夫豈過哉亦天道然也雖然帝亦有所受之也觀其嘗語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則其貴許史用恭

顯殺大臣者豈亦高帝溺呂氏寵閎孺殺韓彭之故智歟世儒至謂宣帝開三大獄此則非所以論帝也

季札

吾生延陵之鄉聞父老侈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

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何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茍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况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啓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否則如太伯之去而不返否則如伯邑考之繼承弗類要之不可以

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弒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以讐服吳人耳奸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據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夷昧之立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亡者觀其乘間而發可知已是吳之亂理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間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獄于札札其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

何鯨

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
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
通於上國葢禹貢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録者也札
雖賢夫子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
乎其例於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
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夫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
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
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

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矣

石奢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以不受

令自刎而死薛子曰殺人非攘羊類也言之可也竊負而逃不言可也言之而王救之斯訢然矣必自刎焉將遺父母令名乎

張良

智哉漢之子房也其他或可能也其功既成爲韓之心既遂而托赤松以長往者不可能也何也富貴非吾願也而欲富與貴者夫人之同情也况高帝又多欲之主而猜忌特甚者乎雖其知人善任使而於英雄豪傑之士其防不已也良尤其素所忌憚而畏服者彼其前日運籌決勝間關百戰而今日一旦舍萬

戶侯封而去此豈近於人情者哉而帝肯信之乎帝不信則良不能去良不能去則爲韓之心無自明而保身之智窮矣唯托於神仙則帝必以良之所欲尤有甚於我者不然則其精神意慮鼓舞已倦而惑於妄誕者也良之去無能爲也已帝於是釋然而春秋復讐之義大易知幾之智子房可以兼得之矣是雖不免於幾權之用而亦君子之正術也此伊川所以謂其有儒者氣象也彼史遷以爲眞若有鬼神怪物然者而世遂以赤松之托短良此固無足與議而其但知良之明哲保身而不知其用智之善者亦淺淺

乎知良矣

賈誼

人君之任相也以賢乎以次乎必以次也則庸夫俗子漫不可否天下事而苟延歲月者皆可相也如胡廣蘇味道之徒是也必以賢也則深山窮谷不問其類崛起而能經綸參贊者皆可相也如伊尹傅說之徒是也然則人君之任相也何為也將以大有為也欲大有為於天下而以次任相則何取於相哉由是言之信非賢不可也吾少時讀宋蘇子瞻文至其論賈誼者有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

用漢文也深信其言甚爲賈誼惜也乃今讀漢史所紀誼行跡及誼所自著新書乃始嘆曰嗟乎非誼之不能用漢文也實漢文之終不能用誼也誼於伊傅固未敢妄議要之良相才也漢得若人而用之則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典禮樂與他政事悉更秦法新書所載必見施行而漢之國是必不止是也夫何每詔令議下諸老不能言而誼盡爲之對於是絳灌東陽馮敬之屬忌而短之而長沙卑濕乃其卒老之地矣嗚呼年少初學果不可用也阿衡良弼固方起於耕莘築傅者也年老舊臣果皆可用也中庸

模稜固祿食久而更事多者也故曰信非賢不可也惟其賢也老可也少可也舊臣可也初學可也書稱老成人而又曰任官惟賢才詩頌三壽而又曰髦士攸宜正謂是也當時將相大臣如絳灌之屬可當老成三壽矣通達國體如賈生者顧不得謂之賢也才也髦士也而可乎漢文誠虛心以聽之排衆誹以委任之則治安一策固其先資自獻之言也若曰立談之間不得遽爲人痛哭則畎畝惓惓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何爲者也况廷尉一薦而召爲博士則孝文之於誼又似有相信者君也而非未同之人也人

臣見君之初而不盡言言而舍所學以徇不幾於懷詐挾術以欺其君如商鞅之爲乎是殆未可疵誼也不責漢文不能爲湯爲高宗而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不責漢廷大臣不能休休有容而欲誼之優游浸漬而深交之斯亦難矣馬遷傳誼而合諸屈原嗚呼原也忠則忠矣甚志其才果誼班乎雖然誼不必深論也誼一不用豈惟誼不復振而漢遂因陋就簡吾於是深慨夫世之論相者與夫以才見忌而忌人之有才者獨孝文哉獨賈誼哉獨絳灌諸人而已哉

踈廣踈受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於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所謂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專任之重而有關於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所謂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二疏位在師傅責在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稍知君臣之義者必有所輕重於其間矣顧以官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朝移病去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廣既爲師傅則亦嘗讀書學問者也獨不聞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於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惓惓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於基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成然挽留召公則有累數十言而不置不然則幼沖有過寧撻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當然也而伊尹之進固莘野之耕夫也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而山靜泉清之會也况於廣受之歸而知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

有爲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爲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業亦不衰於繼世之後矣奈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子孫稟異於人而幼冲之年已可槩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胄也而顛覆而有過而何以宰爲守歲之令主也吁踈廣之父子縱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之事業望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爲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

王通

今天下三尺童子操觚染翰輒能病仲淹者謂其續經之僭妄也然則經終不可續乎經不可續則道之罪信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如有道焉則吾不敢隨人而談笑也昔人有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亡道在六經斯言也若泥而求之方道之在聖人也則不復在天地也既其在六經也而後有聖人焉則又將不復在聖人也吾則謂斯道也未嘗一日亡也無間可息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通程子所謂隱君子也固未至於聖人也而較之愚夫愚婦則不

啻什伯焉者也道固無不在也况高隱龍門篤志經術未可謂非知道者今其所續經不少槩見使其叛道亂德固無足取若止以經不可續而病通則天下後世將無一可為者而聽斯人之日貿貿焉莫知所趨也隋何時也自書亡於秦火附會於漢儒迨晉清談盛而老莊之說蔓延於天下以至於隋極矣時豈無豪傑之士哉靡靡焉日入而不自知也通獨有見於聖經而取以續之續之也者尊之也尊之也者信之也朱子嘗取程子之說以補大學格物致知之傳而序之曰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人之稱朱子也

亦曰綱目繼獲麟而作然則謂通爲僭且妄者其亦將果於非程朱也況其居家不廢周禮而曰如有用我孰此以往其有志三代之英而惓惓於當時者可想也自時有仲淹而聖人之言遂稍稍傳播於天下仲尼嘗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於乎通殆宗仲尼者也高文武宣之制録秦誓也曹劉沈謝之句述歌謠也曹褒荀勗之禮樂不可望夷夔也然則世無其人則禮樂終不可興乎此延陵之禮武城之樂夫子所以願見而樂聞也褒勗固非李子子游之比然因是而講求之亦存羊之意也於乎夫子生於周

末故詩書所載春秋絕筆僅止於是使其生於今日則將舉漢唐宋之故事而漫不加之意乎吾見亦必有以品節刪定之以詔萬世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孰謂經終不可續乎孰謂後世終不可爲唐虞三代乎噫此吾於世之病仲淹者而重有感也

韓愈

夫文者根抵乎道者也天下固有畔道之文矣文而畔道雖一二言而止吾亦病其多也苟於道有發明焉則雖累千萬言而不足也退之有見於道而長於

古文辭有所得焉輒於文焉發之蓋將以明道也世之論者見其文之富而又不畔於道也則謂因文以悟道延至於今之論者亦曰退之文人之雄耳嗚呼退之文人而已哉道可以因文而悟哉今夫水必濬其源而後流可長也今夫木必培其根而後枝可達也今夫文必造乎道而後其言裕如也世亦有因文悟道者謂其觀乎人文而繹其旨者也如季札觀周樂而語其盛德之蔑以加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者此所謂遡流而窮源緣末而探本者也非謂其爲文而悟道也如曰爲文而可以悟

道則先秦兩漢之文人如鄒衍李斯鄒陽枚乘馬遷班固輩其著書皆不下萬餘言者也何獨不能如愈之悟道也爲是説者正猶截木之枝而曰吾得其本汲水之流而曰吾得其源有是理哉且愈之時何時也愈之言曰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是可以知愈生其時理學晦蝕而前無所因後無所襲也愈獨起而高談性命排斥異端自今雖經道學大明之後取其文而讀之其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固無甚悖謬也非其深造自得有不能及此也[illegible][illegible]瑜不掩瑕亦宜有以諒其時矣豈可以文辭之

故而遂謂因文以悟道哉而遂止以文人目之哉論者謂後人以文辭之故推尊退之吾則謂後人以文辭之故掩退之之造道也吁隋有文中子唐有韓文公皆賢儒也言理學而舍斯二人者非公言也

蘇軾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學則曰未敗之荆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為歸而汲汲欲有為於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而非庸衆人所及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

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也若其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一子瞻爲然哉大抵責人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恕孔孟待人之家法也孔子曰攻乎異端而問禮問官則又及於老聃郯子之徒孟子闢楊墨爲無父無君而又曰歸斯受之此孔孟大公至正之心雖於異端曲學而取用汲引猶惓惓也子瞻其果老聃楊墨之徒乎特以叔孫制禮

之言遂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至有洛蜀黨之分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而亦當時吕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以是之故而遂如論者所指以没其平生吾恐伊川亦所不忍也雖朱光庭賈易輩亦未有若此之甚也子路以正名為迂而司馬君實平生最不喜孟子據是而以由不得為賢人光不得為君子而且擠之於楊墨佛老之列其得為尚論之公乎故吾嘗為之説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數尺之朽則子瞻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王安石

士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養也養之至則有以克其氣質之偏而盡物情屈羣策天下之事將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為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否則雖其志欲為其才能為其時可為而有不駭於安常習故之聽者幾希故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嗚呼此吾所以深惜於介甫者也介甫何人哉振古之豪傑也方其出也將以堯舜其君也將以堯舜其民也究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區區漢唐雜伯雜

夷之治孔明魏鄭之臣蓋未嘗一注念者此其志何
志哉皐夔稷契乃其所自任也及觀其試於常而天
下仰望試於艱而至今便之此其才足以副乎其志
而要非騰口說者矣舉而措之天下宜無難者況乎
以神宗有志之君而委之專任之重此尤千載一時
也雲龍風虎之相從不是過也夫何法制一立而朝
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譏訶詬笑流布汗竹以
至於今之溺舊見主先入而不原其情者亦罔不裂
眦而差稱之是亦非有惡於介甫也據其當日之迹
眞有以債天下之事也噫介甫初欲爲何如人而乃

今一至於此也良由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以成性也甚哉偏之爲害也惟任已之見逞已之長而以爲天下之人莫已若也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忌且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不知吾實非聖人也焉能事事之盡善乎既不能事事盡善而忌且毀者又從而乘之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而吾以一身處於朝堂之上而散處於天下者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徹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蓋理勢之所必至也向使其留意於身心研窮於物理于以克其氣而矯其偏積誠以動物從容

以俟時集衆思廣忠益而吾於其間若大匠之處羣衆中而呈工獻技者執繩墨而短長之則人心必服輿論必歸而施爲舉措夫然後可以遂吾之初心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柰之何有其志有其才有其時上不得爲皐夔稷契次不得爲韓范富歐而成茲一王介甫也故曰士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養也